

做中學與創新思考

2014-07-13 陶振超

8+1



「傳播基礎寫作」應該如何教？這是全球傳播與新聞相關學系，甚至擴及管理、語言領域，不斷思索、但仍無解答的議題。傳播基礎寫作的課程結構，應該如何規劃？課程形式為何？什麼是適當的教材？作業是否為不斷的寫作與檢討，而不考慮其他方式？進一步，授課教師除研究專長符合外，本身是否要有豐富經驗？部分媒體認為，由目前第一線的專家教學，成效會更好，是否合理？

「做中學」(learning by doing)，似乎是針對上述議題目前最普遍被接受的答案。因其至少有三項特點，被視為對學習者幫助最大。第一，強調「程序性知識」(procedural knowledge)。採訪寫作是程序性知識很好的例子，很難透過文字清楚、明確陳述，僅能透過實作、而非講授傳遞。第二，學習要在真實「脈絡」(context)中進行。例如，在記者會、個人專訪、運動賽事或災難等不同現場，要採取不同行動。脈絡中隱藏了許多線索，是驅動特定行動的條件，這些構成了程序性知識。第三，凸顯「問題解決」的重要，特別是理解問題、形成所謂的「問題表徵」(problem representation)，及如何搜尋、產生「解決辦法」。例如，面對一個不斷迴避問題的採訪對象，應該如何回應。問題表徵相當程度影響了解決辦法，兩者的建立及之間的關係也是程序性知識的一環。

然而，對大學、高等教育來說，隱隱覺得只採用做中學的取徑似乎仍然不夠。因為面對知識與教育、技術與訓練之間的分野，做中學好像傾向後者。知識跨越時空的特性，和做中學時空緊密連結的要求，彼此之間好像互相衝突。回頭重新檢視，做中學過程中思考(thinking)與實作(doing)之間的循環，及更深入的通則化(generalizability)，是否被遺漏？做中學過程中引發的持續改善、甚至創新，是否被忽略？將這些觀點納入考量，是否可以引導課程規劃、課程形式、教材、作業等的改變？

傳播基礎寫作，對交大傳科系來說，本身就是一項持續做中學的計畫。每年《新客家人群像》的出版，促使我們不斷在思考、實作、檢討、創新中循環。大學所要的改變，應該是質變，我們也以此自我期許。



▲TOP

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